



散文诗·美景履痕

湘家荡印象

□王 剑

湘家荡

湖、河、荡、港、浜。
如一群从天而降的仙子，在湘家荡的天空下，翩翩而舞。
最好是一个清晨，站在环湖绿道上，静静地张望。
朝阳如玉，浸润一湖秀色。翡翠似的水面上，白色的鹭鸟在自由地飞翔；远处，淡淡的芦苇，黛青的树峦，在天际氤氲一派苍茫。
起风了，浓稠的东南风，吹皱了湘家荡，却吹不动一湖的古老和沧桑。荷叶、荷花、银鱼、黄蚬、湖菱，随着水流悠然浮动，像在寻找美丽的远方。
坐一只小船，驶进这2000亩的碧波。钓鱼，观莲，或者采菱。我们收获无边的清凉，还有大把大把的惊叹。月亮湾、荷花岛、神磨岛、凤凰洲，如仙子打坐，云裳婆娑。
湘家荡把她绚丽的梦，都深藏在这绿水之间，等着我们去捕捉。
夜深了，满湖的荷花，亮如灯盏。这时的岸边，是谁在呼唤：“阿侬爱泊相湖浚，相湖银鱼二寸针。吴盐蜀姜为郎煮，不怕回船到夜深。”谁能有缘，吃上一口暖心的鱼羹，听一曲夜风中的江南？
湘家荡，仙女清澈的眼眸。
她是勾人的妖。我们走了，心却忘在了这里。

随笔·往日情怀

□暖玉生烟

正月十五的晚上，我驱车回老家。刚下过一场雪，父亲的村庄静悄悄的。
下了村子的水泥路，沿着泥泞的小道，在一堆鳞次栉比的高楼中间，我找到父亲的老屋，低矮、破旧、衰败。父亲的院子里长满了野草，绿色的苔藓从井台的青石缝里争先恐后地钻出来。天气乍暖还寒，夕阳隐在村庄的深处，极端明亮。我轻轻推开那扇尘封已久的门，仿佛看到父亲在水井旁弯腰汲水，端着海碗大口大口地吃饭。从树木深处偶尔传来一两声鸟鸣，叫得人眼窝湿润。
父亲的院子很简单，三间青砖瓦房堂屋住人，两间泥坯垒成的东屋，一间放柴草，另一间当厨房。父亲膝下八个孩子，五个儿子五所房子，每所房子上面的一砖一瓦，全是父亲一块泥坯一块泥坯制出来，再亲手放到窑里烧制。
这瓦屋里，迎娶过我的大嫂、二嫂和四嫂，也迎娶过我的爱人。四嫂进门的时候，我在念高中。父亲那年已经68岁，刚建好他人生中最后一座房子，体面的两层预制板青砖小楼，父亲准备把这楼房留给我。谁知，四嫂结婚的前一晚忽然变了卦。眼看着四哥的婚事僵了下来，父亲不得已做了妥协。四嫂腊月二十五进的门，过完年便搬进了新房子。
父亲的烟瘾越来越大。下地种田的时候吸，喂牲口的时候吸，做木工活儿的时候也吸。父亲是我们村最好的木匠。曾经，十里八村的姑娘出嫁或新媳妇进门，抬进抬出的家具大都出自父亲之手。除了活儿做得精致，父亲还有一

栽桑圃

千亩之园，树之以桑。
卵形的叶，黄褐色的皮，红红的果。在栽桑圃，每一株桑树，都是一册水墨江南。
恍惚听见，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桑海深处，那一座座茅草顶式样的庭院，是谁的隐居之所？
是谁每天对着桑林祭拜，点燃信仰的星辰？
是谁背着竹篓，踏着晨露，在田野上轻唱一首采桑谣？
是谁把爱情盛开在桑叶的缝隙，等待一卷滚烫的诗经？
是谁在虔诚地祀蚕神，接蚕花，守蚕禁，摘蚕茧，出演一幅江南耕织图？
5000棵桑树，就是5000匹丝绸！盖着湘家荡，盖着嘉兴，盖着江南。
桑园，我仰望你，就像仰望一条飘扬的丝绸之路。
五千年的农林史，你才是不竭的源头。

小石桥

高丰桥、邱家桥、雀墓桥、白鹭泾桥。
桥的这头，是湘家荡。桥的那头，也是湘家荡。
弯弯的桥拱上，男人走过，女人走过；纤夫走过，官员走过；迎亲的轿子走过，回娘家的毛驴也走过。
无论谁走过，石桥都看得见。
终于，有一天，祥瑞的白雀自天而降，在湘家荡鸣叫。



诗歌·紫陌红尘

早春(组诗)

□王来青

春雪

雪落枝头
想让冬天苟延残喘
岂料
喜鹊就那么踏枝一叫
春天就被唤醒了
一树鼓突突的小眼睛
次第睁开
让残雪不由自惭形秽

春河

冰面冷硬
风在上面做花样运动
但是
野马们已不去那里遛弯了
二月河开凌解放
谁都知道
这一河固态的激情
随了两岸熊熊的绿焰
将很快沸腾

春苔

明知道
这个时节凑热闹的多
莺也在唱燕也在舞
杏红梨白桃花艳
连小雨在深夜也不甘寂寞
你却自顾自开得闹闹腾腾
唯有春风清楚
该开花时就如约怒放
是你的个性

迎春花

□小鱼儿

快要端不住自己了，金黄的小酒杯呀，月亮的眼泪
婴儿的甜润的嘹亮的小喇叭

没有人知道，你细小的躯体
忍住了多少轮回里的雷电霹雳
没有人知道，你在轮回的风里
埋葬了多少黑夜和荆棘
没有人知道，你在
白茫茫的纸页上，写下过
多少湿漉漉的烫金的诗句

每一株植物，都是一本闪光的
无字经书。都默默地挥洒着
闪光的无字箴言
只有深陷在低处的事物
才能够清晰地看见

当春风，再次翻山越岭
抱紧了满坡的小灯笼
流浪的小星星呀，春天
将是你永远的家

父亲的老屋

门独门绝技——在家具上描龙刻凤，松鹤延年、花开富贵、竹报平安……无数个深夜，我从学校回来，都能听到父亲的咳嗽声和刨子推动木花儿的声音，断断续续，有时候能持续到天亮。
多少个晨光熹微的早晨和暮色四合的傍晚，母亲在灶台忙碌，父亲就蹲坐在锅台烧火。有时候我会有一种错觉，觉得父亲这一生唯一的爱好就是抽烟。却不明白，那是他聚集力量和勇气的方式，也是他休憩身心和自我疗伤的方式。
父亲是家里的独子，一个姐姐很早就已经去世。他念过高中，当过老师，做过小买卖，做过炕烟的师傅，做过泥瓦匠，也做过木匠。幼时受过良好的教育让父亲曾以读书人自居，生活却教会了他如何与苦难握手言和。这一生，他走南闯北，一直在为生计苦苦挣扎。在无数个艰难的日子里，他和母亲相依为命，张开并不坚实的臂膀，把我们姐弟八人牢牢地护在身下，也把人世的凄风苦雨阻挡在门外。
我是受父亲偏爱最多的幼子，也是耗费心血最多的孩子。我念大学的时，父亲已经不做木活儿。哥哥们早已分家另过，他和母亲一起种烟叶、种瓜、种菜、养鸡、养鹅，自己却一个鸡蛋舍不得吃，全部拿去卖钱。在邻近乡村不好意思讲价钱，就赶着车跑四五十里路到舞阳九街集上卖。每年开学，我兜里揣着厚厚一沓新旧不一的零钞，走出老屋，头也不敢回一下。
我和爱人认识的时候，父亲已经75岁。爱人是家中独女，家人不想她太早出嫁。父亲每个月初二都背上礼品去岳

父家商量,他说:“我今年都75岁了,这最小儿子的事儿不办完,我闭不上眼……”半年后我结婚,父亲给我做了不少家具,婚后第三天,父亲住进了医院。多少年后,村里人还说,我的婚宴双鸡双鱼,是那些年村子里最风光的一场宴席。
儿子出生后，我和爱人计划着买房。父亲知道后，第一次对我发了脾气。他觉得我们有钱在城里买房，不如把老屋翻新一下。那时，周围人家都盖了平房、楼房，我们家的三间瓦房在这高楼林立的房屋中间寒酸得不像样子。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父子俩第一次产生了分歧。最终，我凑齐了首付在城里按揭买了房。父亲知道后也没说什么，我很愧疚，安慰他说，房子是三室两厅，再等两年把房子装修一下，就带他到城里享福。那年春天，母亲去世。父亲一个人在老屋里进进出出，愈发沉默，烟也抽得少了。两年后的春天，父亲让哥哥们重新修缮了东屋的土坯房。半年后，父亲去世。
父亲的老屋闲了下来。每次回老家，我在老屋里一站就是半天。看着遗像上父亲的双眼，我总忍不住自己的泪。终其余生，父亲也没能走出他的村庄。去世前，父亲把自己的土地分给了几个哥哥，却对我再三嘱咐:此处老宅,这个院子,要我一定守住。现在人到中年,再次回到村庄,踏进老屋,我才明白他的一片苦心。老家是一个人斩不断的根和魂，无论我走得多远，回老家的时候都得有个落脚的地方。此刻，我在老屋里，在父亲的遗像前点上一支烟，燃起两支蜡烛，再一次任眼泪肆意脸庞……